



圖1 戰國晚期 金怪獸 陝西神木縣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童閔崧、蕭孟凡攝

秦文化的草原色彩

以戰國晚期金怪獸為例

張文玲

秦文化與兵馬俑特展開幕前不久，故宮圖書文獻大樓牆上掛出了巨幅的展覽海報，其中放大的〈金怪獸〉吸引住我，在駐足良久之後，萌生了撰文分析金怪獸的「動物風格」造型的動機，想藉由整體歐亞草原文化圈宏觀的角度，從秦代文物所呈現的草原特質來思索中國古代文明與草原文化的關聯。

陝西神木縣出土戰國晚期的〈金怪獸〉（圖一），其最引人注目之處在於比身軀還要大的角，這鹿角又轉變成多個鳥頭，每個鳥頭由一隻猛禽的喙和一匹馬或鹿的耳朵所組成。角上鳥頭的造型與〈金怪獸〉的頭部以及尾部的造型相同，亦即整隻〈金怪獸〉身上總共出現六個造型相同的鳥

頭。獸身似鹿，裝飾以捲雲紋式圖案。怪獸的足部有明顯的獸蹄，四肢蹄站立在一個四方形台座上，台座四邊各鑽有三個孔。有此可見此〈金怪獸〉原先應是釘置於某個物件上方。此件〈金怪獸〉除了造型優美奇特外，其華麗碩大的鹿角造型對於物件的平衡站立，設計得完美無缺。此

件秦文化的藝術精品，其造型特色完全符合古代歐亞草原民族藝術「動物風格」的根本特色，「動物風格」這個術語所代表的草原藝術特色包括：一、以雄鹿、貓科動物和猛禽作為藝術的造型主題；二、單獨呈現一種動物的全身；三、呈現動物軀體的局部，例如：鳥類的喙；四、將動物的



圖4 西元5世紀後半葉 由木頭與皮革所做成的一件老鷹攻擊鹿首殘件 阿爾泰地區巴澤雷克出土 引自Gold der Skythen aus der Leningrader Eremitage, Staatl. Antikensammlungen und Glyptothek, München 1984, p.2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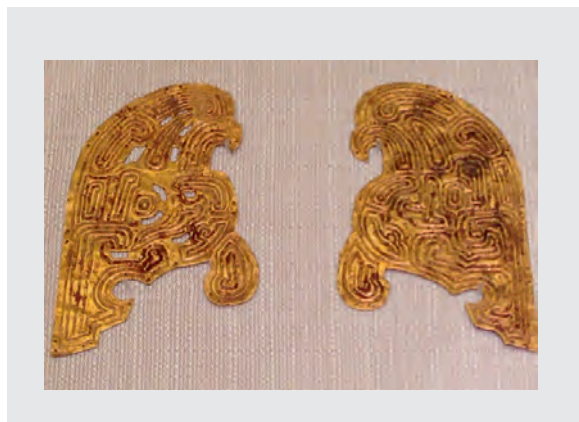


圖3 春秋時期 鳥型金飾片 甘肅省大堡子山遺址出土 甘肅省博物館藏 作者2015攝於甘肅省博物館

年並且重新多長出一個叉角來，或許因為這樣的現象，斯基泰人將雄鹿的叉角比喻為生命之樹。又由於雄鹿常常成群聚集在一起，因此一群有著叉角的雄鹿其外觀便狀似一片移動的森林。將雄鹿的角轉變成許多鳥頭的紋飾主題或可詮釋為對再生信仰的一種表現手法，而這種信仰應與古代西伯

利亞的生命之樹有關。事實上，鹿角的本身就有著象徵生命之樹的功能，而樹枝展開成鳥群，就好比新的生命週期繼續循環展開一樣。

裝飾手法呈現動物軀體的局部

斯基泰非常喜愛鷹紋飾，一般僅呈現鷹的頭部，而較少呈現完整的鷹。例如：出土於俄羅斯南部庫班地區的一件西元前五百年前後的青銅杖首（圖二），此鷹頭造型主要呈現銳利的鷹喙以及圓形的鷹眼，在杖首的左側邊緣裝飾了三組鷹喙與鷹眼，其造型與主要鷹頭的造型相同。這與此

次展出的戰國晚期〈金怪獸〉，有異曲同工之處，〈金怪獸〉碩大鹿角上的鳥頭造型與怪獸的頭部造型相同，都是呈現鷹喙，鷹眼與獸耳。上述二例所呈現，將不同動物的局部轉化組成成另一種怪獸的表現手法，也是草原「動物風格」常見的造型。

根據文獻記載與考古發現，秦人的早期都邑以及秦先祖，先公葬地在今天甘肅境內東南部一代。禮縣是秦人早期活動的中心區域之一，大堡子山遺址位於甘肅省禮縣城東永興鄉境內，出土文物中有鳥型金飾片（圖三），造型為整隻風格化處理的鷹，身上通體飾以捲雲紋圖案。從這兩件春秋時期的鳥形金飾片到戰國晚期的〈金怪獸〉，似乎可看出秦文化對老鷹的偏好，以及運用捲雲紋來裝飾動物造型金器的發展脈絡。

一件出土自阿爾泰地區Pazyryk（巴澤雷克）二號墓，西元五世紀後半葉，由木頭與皮革做成的一件老鷹攻擊鹿首的文物，在分枝多處的鹿角上出現多個鳥頭（圖四），整個長型鹿角的造型與〈金怪獸〉碩大鹿

形態轉化成另一種動物或其他形態。雖然「動物風格」在從黑海一直綿延至中國北方的歐亞草原各地區的藝術上，呈現著相當大的地域差異性，但其基本原則與特色還是存在各個地區的草原文化中。以下將以精品展件的戰國晚期〈金怪獸〉為例，分析其「動物風格」造型，並與之比對其他歐亞草原地區出土之類似文物，以探

討秦代文物所呈現的草原色彩。

表現主題符合草原藝術的最愛

整隻怪獸由鷹與鹿的特徵所組成，亦即由鹿角與猛禽的喙組成一隻怪獸。斯基泰藝術中的三位一體為老鷹，貓科動物和鹿。此〈金怪獸〉的造型已涵蓋了其中的兩樣：鷹和鹿。而斯基泰時代各草原民族祭祀用禮器



圖2 約西元前500年 青銅杖首 俄羅斯南部庫班地區出土 引自Gold der Skythen aus der Leningrader Eremitage, Staatl. Antikensammlungen und Glyptothek, München 1984, p.

的主要裝飾主題為雄鹿與猛禽，在黑海北岸的墓葬中有出土裝飾以金飾片的木杯，而這個用以裝飾木杯的金飾片其紋飾主題為公鹿與猛禽。

這兩樣動物為何成為草原藝術中的最愛？其原因或可如是理解：獵鷹能幫助獵人捕殺動物，之後又會主動回到主人身邊。金雕懂得如何有效且經濟地使用自己的體力，因為一隻金雕或蒼鷹的重量至少五公斤，甚至重達十多公斤，如此重的身軀要花費相當大的能量才能飛行，因此獵鷹約百分之九十的時間都是棲息以待老弱病者的出現。金雕的習性令斯基泰人敬佩，並將之認同為與己是合一的。金雕的體積、力量、攻擊性、鋒利的視力、掌控天空的能力、行事低調，反對聲張的補食動作等特色，以及其在經濟上的效益，鞏固了鷹、金雕在人類心目中的地位，而成為許多社會中敬畏的象徵。毫無疑問的，鷹對斯基泰人是著深重的意義的，因為斯基泰人的生活與求生技能與鷹有著許多相似之處。

雄鹿的叉角每年脫落一次，每



圖6 西元前4世紀 金鹿 高49-51，寬29-30公分 木製身軀外包以金銀 烏拉爾山地區Filippovka出土 Archaeological Museum,Ufa收藏 引自張文玲《黃金草原》，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196



金鹿



金怪獸

圖7 烏拉爾山地區Filippovka出土金鹿與陝西神木縣出土金怪獸鹿角的放大比對。

人在其國王的葬禮中，只用金杯而不用銀或銅杯。」(Herodotus 4.71) 同樣的思維也出現在伊朗民族對金屬器的等級象徵中：他們為戰士和國王預備了金，為祭司預備了銀。這或許可以用來解釋為什麼草原民族在國王的祭典上使用金器。金在草原世界是尊貴而至高無上的，這樣的價值觀與傳統，從南西伯利亞西元前八、九世紀的草原貴族以及黑海地區西元前七世

紀的斯基泰，一直延續到蒙古的黃金家族，始終如一。德國與蘇俄考古學家於西元二〇〇〇到二〇〇二年之間在西伯利亞Tuva地區的Kurgan Arzhan II墓進行考古挖掘，根據最近的研究結果，Arzhan II墓的年代可定於西元前七世紀。Kurgan Arzhan II 貴族墓出土的文物超過九千三百件，其中大約有五千七百件是金器。在這個男女雙人

葬的墳塚裏，墓主夫婦倆所穿長及腰部的披肩上縫有超過二千五百片的豹形金飾片，墓主的帽子上裝飾著以厚金片做成的五個動物造型紋飾，褲管塞入靴子內的皮製或毛料做的長褲上綴了上千顆直徑一釐米的細金珠，靴子上緣靠近膝蓋處裝飾以厚金片做成的寬版裝飾帶，而在腳的部分則飾有比長褲上的金珠還要大些的金珠。頸部佩戴著重約一、五公斤的金項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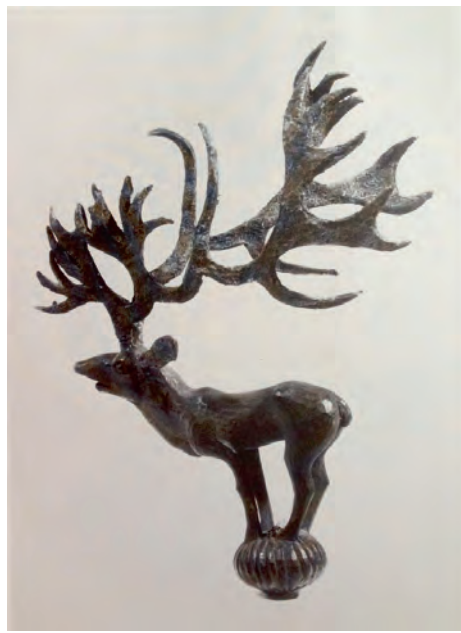


圖5 由木頭與皮革所做成的鹿 西元五世紀後半葉 阿爾泰地區巴澤雷克二號墓出土 引自: Gold der Skythen aus der Leningrader Eremitage, Staatl. Antikensammlungen und Glyptothek, München 1984, p.205

角有相似之處。另一件同樣出土自阿爾泰地區巴澤雷克二號墓，西元五世紀後半葉的鹿，高十一公分，鹿的角與耳以皮革做成，鹿身則由木頭刻成，整隻鹿全身包以金箔。依據出土所在位置，發掘此墓的蘇俄考古學家Rudenko認為，此件鹿型文物很可能是墓主頭王冠的一個配件。(圖五) 整隻鹿自然開展碩大華麗的鹿角，以及四肢並立於一個圓形台座上的造型，雖然在鹿角上不見鳥首，但整體造型、尺寸大小甚至時代定年都與〈金怪獸〉有著許多相似之處。由這兩件出自阿爾泰地區巴澤雷克文物與

戰國晚期的〈金怪獸〉的比對，不禁令人聯想戰國時期陝西一帶的秦文化與阿爾泰地區間的文化交流應該是存在的。

單一動物的呈現方式

斯基泰藝術中許多動物造型都是單獨被呈現。在草原文化眾多單一呈現一隻動物的文物中，出自烏拉爾山南部與伏爾加河下游地區Filippovka的〈金鹿〉(圖六)，與陝西出土的〈金怪獸〉，在裝飾手法上也有許多相同之處。Filippovka墓葬的出土文物幾乎一半都是具動物造型風格的，其中大約一七〇件具動物風格之文物都是以鹿為主題，鹿是最常被使用的造型紋飾主題，出現在作為裝飾用的金片、容器、服飾和武器的裝飾上。

Filippovka一號墓出土的二十六隻雄鹿，鹿角與鹿身的大小比例幾乎相等，鹿頭的造型風格化到已分不出是哪一種鹿了。其站立的〈金鹿〉在動物主題的選擇和表達風格上，與此次特展中的〈金怪獸〉有很多類似之處，例如：所呈現的動物都是變形的

鹿，而表達手法皆為寫實與風格化的元素並列使用，對動物的某個特定部位的誇張表達；呈現一種靜止的狀態，而非具動感的造型；以及使用捲雲紋為裝飾紋飾。草原藝術中，各種裝飾於動物造型器物上的捲雲紋，應是用來表現動物的肌肉質感或皮毛紋理。圖六所示金鹿最醒目之處便在於變形而風格化的鹿角：最上層的鹿角由四個鳥頭組合而成，其中兩個鳥頭連成一組，形成兩組相互對視的鳥頭紋飾。每個單一鳥頭，都由一個圓形的鳥眼與誇大延伸的鳥喙所構成。圖七所示為〈金鹿〉與此次特展中〈金怪獸〉鹿角的放大比對。

Filippovka一號墓的墓主不知為何人，但依據陪葬品中的武器、馬飾器、馬與先前出土於伏爾加—烏拉爾(Volga-Ural)草原的薩爾馬特(Sarmatian) 墓陪葬品相同，因此推測墓主為一位西元前四世紀初的薩爾馬特統治者。

對金器的酷愛

根據希羅多德的記載：「斯基泰

他草原地區的文化僅僅是黑海斯基泰草原文化的邊緣地區而已。然而，當蒙古地區、阿爾泰地區、哈薩克以及西伯利亞南部等地區相繼出土許多早期游牧民族的墓葬後，由於在數量上不比黑海地區少，而且在時代上也不比黑海地區晚，並且都顯示出與黑海地區斯基泰文化類似的動物風格，因此亞洲草原民族與黑海斯基泰民族便被視為同樣都是斯基泰——西伯利亞 (Skythisch-Sibirisch) 文化的創始者。十九世紀以來，考古學家對歐亞草原的考古研究顯示，幾乎各地所發掘的陪葬品都有相似之處，亦即陪葬品中大多有武器、馬具和具有動物風格造型的器物，令人不禁浮現出廣大的歐亞草原上存在著一種某個程度而言，一統文化的聯想。

德國海德堡中亞研究專家 Karl Jettmar 認為：草原文化與中國文化有關，因為在 Arzhan I 墓葬出土的早期斯基泰動物造型的馬具，與中國西周時期的一件圓形捲曲的動物造型平板鈕扣相似。這顯示，當南西伯利亞還處

身上還配戴著以金子裝飾的武器，其中包括箭袋、馬鞭、戰斧和匕首。(圖八) 像這樣把金飾片縫在衣服上的裝飾方式，以及從頭到腳穿戴金飾於一身的時尚與品味，出現於多處歐亞草原的貴族墓葬中。此次特展所示，甘肅隴東馬家塬戰國西戎貴族

十六號墓葬出土墓主穿戴一身的大量金器，其衣著配件的審美觀除了與上述西伯利亞 Tura 地區墓葬貴族金飾相似外，也與阿富汗北部黃金之丘 (Tillyatepe) 所顯示大夏地區一世紀前後的貴族時尚是一致的。

於晚期銅器時代的 Karasay 文化之時，中國黃河以北地區已經存在著一種與斯基泰——西伯利亞動物風格相似的藝術創作了。據筆者多年的觀察，歐亞草原動物風格中的圓形捲曲動物造型，在院藏商周青銅禮器上可見到許多例子，例如：商代蟠龍紋盤，盤面的紋飾佈局為圓捲的龍身圍繞著中央的龍首，這與殷墟中期婦好墓出土的盤近似。西周早期蟠龍獸面紋盃，蓋上之獸盤捲身軀臥伏其上。由於許多商周青銅禮器的造型與紋飾，從「動物風格」的角度來看，呈現出相當濃



圖8 西伯利亞Kurgan Arzhan2號墓主夫婦衣著復原圖 引自EURASIA ANTIQUA, Zeitschrift für Archäologie Eurasiens, Band 9, Mainz 2003 p.142

小結

所謂的「斯基泰——西伯利亞動物風格」，這個專有名詞所反映的並不僅限於外在的風格和工藝，而還包括使用特定的神話象徵以及動物形象密碼所表達的世界觀。過去很多學者將全部帶有動物主題的草原民族藝術視為相同的動物風格文化，但另外一派學者的看法是，每一個地區的草原文化都應該被視為有其各自的宗教、風俗和藝術風格的個別文化實體。然而游牧生活的自然現象是，在各個文化間彼此有著很大的交流和許多相似的經濟生存環境，這導致歐亞草原各民族間確實保有一種共通的世界觀、宗教思想、生活方式、物質文化甚至裝飾審美觀，並使得一些文化和藝術的思想得以在不同族群間傳播。而就在這樣的環境條件下，一個具醒目藝術表達方式的整合型文化依此而發展出來。

關於歐亞草原的考古研究最早開始於黑海北岸斯基泰墓的發掘。起初人們以為，黑海北岸的斯基泰文化主要是在當地自己發展起來的，而其

郁的草原文化色彩，而商代與周代前期青銅禮器在年代上要比目前考古所發掘截至目前為止，在整條狀的歐亞草原上，最古老的草原墓葬，位於葉尼塞河上游 Tura 北方 Arzhan I 墓葬要早。因此，若宏觀整個歐亞草原文化的發展，或許可將商周藝術中的動物造型視為歐亞草原東端「動物風格」的一個早期呈現，至少，透過對歐亞草原動物造型的了解，可幫助我們以另一個視角重新審視及欣賞商周秦的豐富藝術遺產。

作者任職於本院教育展覽處

參考書目

1. 《故宮文物月刊》398期，2016年5月。
2. Zwei Geschichten der Eremitage – Die Skythen und ihr Gold, Band I, die großen Sammlungen VI, Kunst- und Ausstellungshall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onn 1997.
3. The golden deer of Eurasia – Scythian and sarmatian treasures from the Russian steppes,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00.
4. Gold der Steppe, Archäologie der Ukraine, Schleswig 1991,
5. Pazinger, Hermann, Die Skythen, Verlag C. H. Beck, München 2004.
6. Gold der Skythen aus der Leningrader Eremitage, Staatl. Antikensammlungen und Glyptothek, München 1984.
7. Eurasia Antiqua – Zeitschrift für Archäologie Eurasiens, Band 9, Deutsches Archäologisches Institut, Eurasien- Abteilung, Mainz am Rhein 2003.
8. Scythian Gold, published by Harry N. Abrams, Incorporated, New York 1999.
9. 張文玲，《黃金草原——古代歐亞草原文化探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